

杨东平 / 著

最后的城墙

■ **古都风景** 茶馆何处 / 北京无面食 / "老外"和"鬼佬" / 北京的茶叶 / 何处彩扩 / 北京人的自省 / 北京大爷:最后的守护者? / 丑陋的木樨地 / 北京的白领 / 文化的北京? / 沙龙和讲座 / 北京在"谈话" / 注视"东方广场" / 争论与展示 / 北京的茶馆 / 文化之都的魅力 / 最后的城墙 / 北京的广场鸽 / 谁是北京人 / 走进身边的历史 / 公平出效益 / 要首都,还是要首钢? / 王小波之死

■ **城市笔记** 阿炳、李鸿章、周作人 / 民谣中的城市 / 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 / 闻香识岭南 / 交往的空间 / 上海人:"倒江湖"还是"捣浆糊" / 两地<<孽债>> / 城市与墙 / 三地电话 / 走出大院 / 两地"忌语" / 家电和我们 / 新都市漫画 / 文人书店 / 文人"触电" / 在上海过年 / 我写<<城市季风>>

■ **文化观潮** 为文化喊价 / 遍地贵族 / 漫说"标语文化" / 小的是美好的 /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 / 三峡广告:必要的界限 / <<三国>>的文化 / 从黑骏马到黑山羊——读张承志<<清洁的精神>> / 中国人的年龄 / 清明时节话节日 / 认识杨惠珊 / 每一代人的空间 / "女性回归"和男女平等 / 我所认识的金凯——<<廊桥遗梦>>读后 / "绿色文化"和"轿车文明" / 打假、打拐、打呆…… / 双星陨落:何日君再来 / "山杠爷"给我们上课 / 演艺圈里好风光 / 信仰的价值 / "大片"打假 / 绿色文明在中国

■ **教育时空** 回到原点:重建基础文明 / 大国心态和弱者心理 / 必要的抚慰 / 青年的,还是社会的流行色? / 道德不能跛足而行 / 倾斜的金字塔 / 清华是一种传统 / 重现的教育星空 / 小草和大树:另一种生态平衡 / 我看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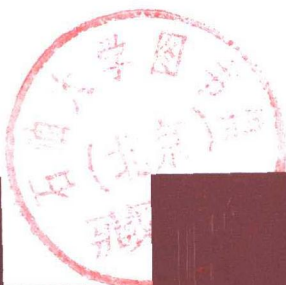
"女状元"现象 / 中国教育的世界性

■ **人生随想** 女人和钢琴 / 自己疼自己 / 四种人 / 面对选美:抗拒还是参与? / 为谁辛苦为谁忙 / 还有爱情吗? / 深圳男人:拒绝短裤 / 幸福的感觉 / 华山一夜 / 重返黑土地——"第二故乡"德都纪行

登录号	103474
分类号	I267
种次号	192

杨东平 / 著

最后的城墙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傅惟本

最后的城墙

杨东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61,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 - 208 - 02729 - 3/G·437

定价 12.00 元

目录

古都风景

茶馆何处	3
北京无面食	6
“老外”和“鬼佬”	8
北京的茶叶	10
何处彩扩	12
北京人的自省	14
北京大爷：最后的守护者？	16
丑陋的木樨地	19
北京的白领	22
文化的北京？	25
沙龙和讲座	28
北京在“谈话”	31
注视“东方广场”	34
争论与展示	37
北京的茶馆	40
文化之都的魅力	43
最后的城墙	46
北京的广场鸽	49
谁是北京人	52
走进身边的历史	55
公平出效益	57
要首都，还是首钢？	60
王小波之死	63

城市笔记

阿炳、李鸿章、周作人	69
------------------	----

民谣中的城市	73
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	75
闻香识岭南	77
交往的空间	79
上海人：“倒江湖”还是“捣浆糊”	82
两地《孽债》	85
城市与墙	87
三地电话	89
走出大院	91
两地“忌语”	94
家电和我们	97
新都市漫画	100
文人书店	103
文人“触电”	106
在上海过年	109
我写《城市季风》	112

文化观潮

为文化喊价	121
遍地贵族	123
漫说“标语文化”	128
小的是美好的	132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	136
三峡广告：必要的界限	139
《三国》的文化	144
从黑骏马到黑山羊	
——读张承志《清洁的精神》	147
中国人的年龄	150

清明时节话节日	152
认识杨惠珊	154
每一代人的空间	157
“女性回归”和男女平等	159
我所认识的金凯 ——《廊桥遗梦》读后	162
“绿色文化”和“轿车文明”	165
打假、打拐、打呆.....	168
双星陨落：何日君再来.....	170
“山杠爷”给我们上课	173
演艺圈里好风光	176
信仰的价值	179
“大片”打假	182
绿色文明在中国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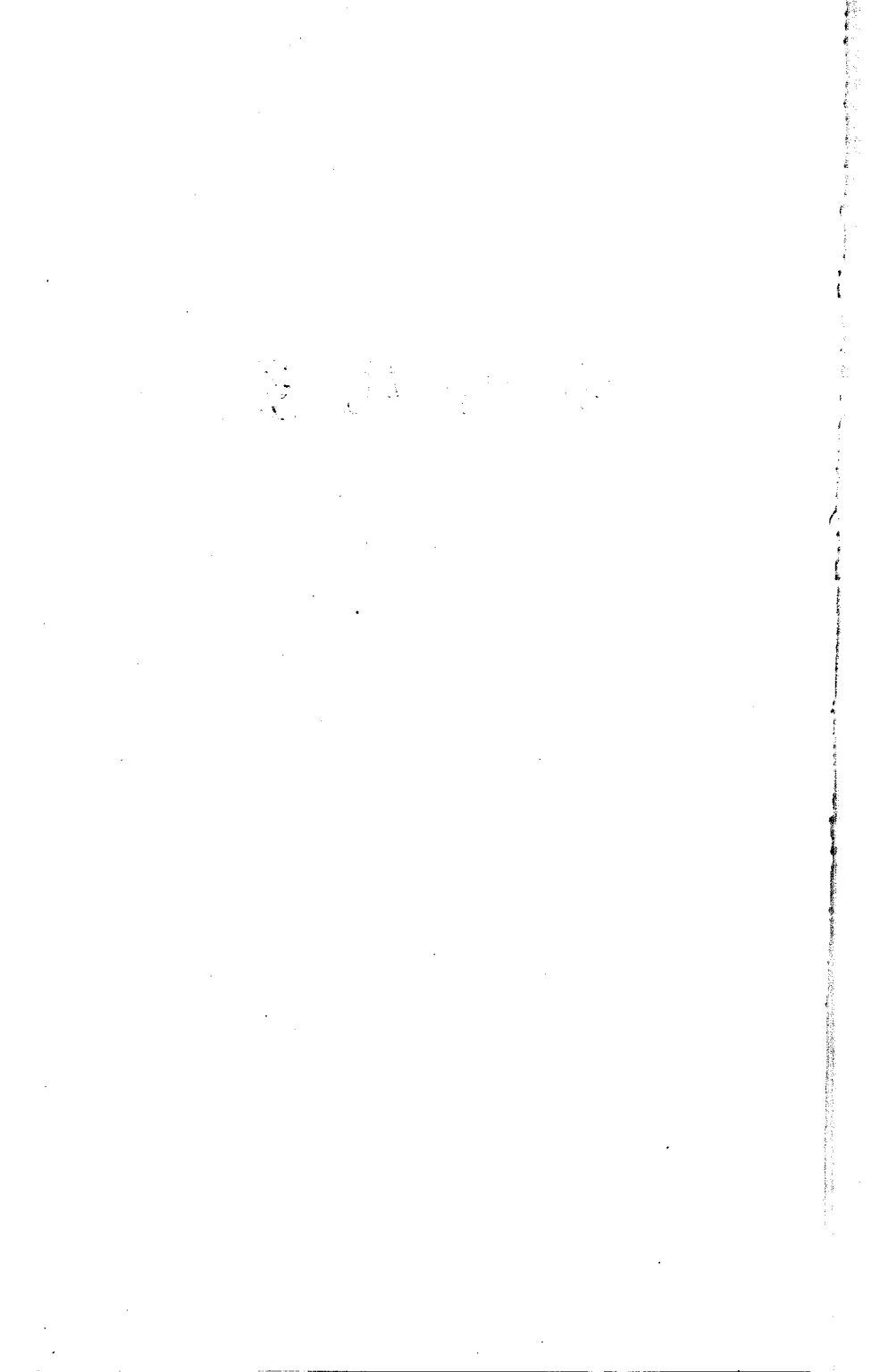
教育时空

回到原点：重建基础文明	197
大国心态和弱者心理	201
必要的抚慰	204
青年的，还是社会的流行色？	206
道德不能跛足而行	208
倾斜的金字塔	214
清华是一种传统	218
重现的教育星空	221
小草和大树：另一种生态平衡	225
我看高考“女状元”现象	228
中国教育的世界性	232

人生随想

女人和钢琴	239
自己疼自己	243
四种人	245
面对选美:抗拒还是参与?	248
为谁辛苦为谁忙	251
还有爱情吗?	255
深圳男人:拒绝短裤	259
幸福的感觉	262
华山一夜	265
重返黑土地	
——“第二故乡”德都纪行	268

古都風景



茶馆何处

中国的饮食文化渊远流长，享誉世界，近些年来更在发扬光大。但细究一下，被发扬的似乎仅限于“食”，而“饮”的文化却是大大的退步了。这还不是指“感情深，一口闷”之类的“酒令”，以及饮人头马如饮二锅头之类的“豪举”；仅只是指作为中国人最基本的“饮”的场所和茶文化的载体——茶馆，在大城市中几乎已经绝迹了。

自从老舍的《茶馆》搬上舞台，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便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80年代出现的“老舍茶馆”，很可能是北京市唯一的茶馆了，但它却不是供老百姓享用的，而是面向外国游客的旅游景点。林立的茶楼酒馆曾是上海的一大景观，茶楼成为洽谈生意、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上海人向有“躲茶馆”之说。今天我们在电影中还能看到，无论是地下党开会还是士绅雅聚，往往选在茶馆。茶馆构筑着市民社会重要的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而上海的茶馆，现在似乎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作为点缀。大城市中，好像只有成都的茶馆还是“活”的，上茶馆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但据说也只是在商潮中作“垂死挣扎”。

城市的活力来自人们的频密交往。现代都市生活的趋势之一，是人际交往日益从家庭转移到公共场所。城市应当提供尽可能多的交往的空间，以满足这种需要。可惜，当我们造起越来越多的以高档消费为主的宾馆、酒楼、歌舞厅和各种娱乐场所时，面向大众最基本的交往和消费需要、以谈话为主要内容的茶馆、咖啡馆非但没有发展起来，而且简直没有立身之地了。以至于我们经常有无处约谈的尴尬，如果不是在宾馆的大堂里“蹭”个座，就只有流落街头接洽谈话了。

茶馆消亡的原因似乎很简单：利润太薄，难以生存。事实上，它代表了面向大众的民生系统如小点心店、小杂货店、浴室等等的一般命运。因而，其原因实际是很复杂的，足够写一部博士论文。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向大众的酒吧、咖啡馆极为发达，可以赢利和生存；在老北京和老上海的市场经济中茶馆也可以赢利和发展，唯独在今天的市场中，茶馆绝无可能复活和存在？根据“利润平均化”的规律，市场的发展，不是会从高利润的行业，逐渐向低利和薄利的领域移动的吗？

有的朋友说起经济以外的原因。试看今日之豪华场所，仍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主要由公款支撑的高消费之风不止，它怎会向微利的茶馆转移？另外，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向来轻饮重食，喝酒是为了吃菜，现在就更向“食”而倾斜。亲朋相聚，洽谈业务，只喝不吃，行吗？有如此说，就更感到茶馆建设的重要，简直有移风

易俗的意义了。

作为一种替代的措施,已经有一些酒楼饭店在非就餐时间兼作茶馆,卖茶水饮料。近闻上海的一些饭店推出了“下午茶”,可能是“欧陆风情”的;广东则所有的餐馆酒楼向来就供应“早茶”。自然,早茶和下午茶都是一种特殊的茶,应另当别论。

1995.1.19

北京无面食

北方是小麦产地，民以面食为主，北京岂无面食？此言并非危言耸听，不过是指北京没有好的面食。记得60年前，周作人在《北平的茶食》一文中，就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北京人肯定会不以为然，他们会举出炸酱面、打卤面、麻酱面、凉面、挂面、刀削面、朝鲜冷面、兰州拉面等等，以及饺子、馄饨、油饼、卤煮、火烧、京东肉饼之类；还有人会举出加州牛肉面、台湾牛肉面、康师傅，统一，乃至肯德基、麦当劳、扎幌拉面等等，证明北京集古今中外蔚为大观的面食阵容。

后者为舶来品，暂且不论。单说前面的中式面点和京味小吃。近些年来，北京市场的活跃使“吃饭难”成为历史，花几块钱买面点小吃填饱肚子并非难事。然而，这些面食很难说是可口的，也并不实惠。“兰州拉面”和馄饨，以及各种牛肉面，无不是酱油加香菜的水平，只有咸味而无鲜味。朝鲜冷面上的狗肉变成了牛肉，苹果变成了黄瓜，芝麻则难寻踪影。遍布全城的“京味小吃”，几乎都是外地民工的假冒之作，其水平也可想而知。

北京是个大雅大俗的社会，在仿膳、满汉全席等官

延饮食和供骆驼祥子之辈用的街头小吃之间，本来就少中间层。近年来，雅的越雅，俗的越俗，三星五星的豪华并无助于提升大众饮食的水平。因而，在北京你很容易体会“高贵”，却很难体味实惠。

实惠正是上海、广州这样的市民社会的基本价值，面向市民的大众餐饮是以物美价廉为特征的。直至今日，在上海你仍可以花三四块钱吃一餐美味的（而非粗陋的）面食或点心。面条从便宜的雪菜面（过去的阳春面已经没有了）起，有价格不等的荷包蛋面、肉丝面、大排面、笋丝面、鳝丝面，直至蟹肉面等等，我还吃过名为“金玉满堂”的面条席。美味的叉烧包、鲜肉包、香菇菜包、玫瑰包等，每只七八毛钱，绝对好吃。鲜肉小笼包一屉二元；刚出笼的鲜肉月饼每只九毛；糯米烧卖一屉一元八角。这都是今年春节时的价格，而且货真价实，都是上海师傅自己做的。像北京街头只有酱油味的面食，在上海是不会有人光顾的。

上海的大众饮食和小吃为什么能够保持传统特色，没有为外地民工所垄断并降至农民的水平，则是另一个专门的话题了。

1995.2

“老外”和“鬼佬”

80年代以来，一批北京的俚语土话凭借政治文化中心的特殊优势走向全国，甚至成为传媒的规范用语，如大款、大腕、走穴、官倒等等。“老外”也是典型的一例。

北京人说话向有托大的传统，喜欢称老称爷。例如倒爷、款爷之类，连拉板车的也称之为板爷。对外国人同样如此，施拉普纳称为“施大爷”，柴可夫斯基称为“老柴”，不知姓名的统称为“老外”。

中国语言中对外国人的称谓一直大有讲究，不能含糊。晚清时的官方文件，对西人必称“夷人”，租界则称“夷场”，直至招惹了一场外交官司。1858年签定的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虽有规定，民间仍照称不误，更为通俗常见的称呼是“鬼子”或“洋鬼子”。当时也许只有上海是个例外。上海人对外国人向无蔑称，至今仍只有“外国人”这样一个毫无色彩的称呼。

和上海不同的是，开埠最早的广东对洋人的态度却要强烈的多。时至今日，广东话中仍习惯地称外国人为“鬼佬”，相应的，外国女人称为“鬼女”，外国小孩称为

“鬼崽”，听上去真令人有点害怕。据说有外国留学生撰文呼吁：我们不是鬼，不要再叫我们鬼了。广东话中对外国人的这种情绪，显然和当年反英抗洋的斗争历史有关。

相比之下，北京人的“老外”之称，自有其高明之处。既透着亲热，又有明显的距离感；随语境和语气的不同，既可谐谑玩笑，也可轻蔑排拒。这后一种用法，引申为指人不懂行、不摸门儿。因而“老外”不仅指外国人，也可以指中国人，就看你老不老外了。

1995.2

北京的茶叶

前几年在《新民晚报》上见一书生文章，谈在上海生活的三大恨事：一恨油条太细，二恨茶叶太贵，三恨蒙田散文无全译本。雅俗并举，令人发噱。

对我而言，在北京买不到所要的绿茶，一直是一大憾事。盖因为北京人爱喝花茶，于是每一个茶叶店、每一个商场的茶叶柜台全部是花茶。想喝绿茶吗？有，三百元一斤的龙井、五百元一斤的碧螺春，还有那些包装比茶叶还华贵的礼品茶。心中十分纳闷：莫非北京人认为喝绿茶是一种豪华消费？或者以为南方人喝的就是这种名贵的绿茶？再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就是花五百、八百买来的名茶，也都是没有茶味的陈茶，只有一股铁皮桶的味儿。

使我深感纳闷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风北渐，北京人从服饰、发式、餐饮到流行歌曲、娱乐方式等等，在生活方式上几乎一边倒，甚至不吃馒头吃米饭，连咸菜都变甜了，“南方化”的取向十分明显；唯独在喝茶的口味上一如既往，独尊花茶。我遇到不少在北京的南方人，他们喝的绿茶都是托人从南方带来的。这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却并没有被重视和开发。